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四十八回 程咬金誘惑蓋蘇文 摩天嶺討救薛仁貴

詩曰：大唐福將魯國公，滿口花言逞英雄。

哄脫番營去討救，回朝應得賞奇功。

那蓋蘇文馬快，縱到面前，好似天將模樣，大叫猶如霹靂交加，喝道：「呔！老蠻子，你有多大神仙本事，敢獨騎來踹本帥的營盤，思想往那裡走？」

這一聲大喝，把個程咬金嚇呆了，重複帶轉頭，往番營內衝進去了。早有偏正將官，一擁上前，阻住咬金去路。後面蓋蘇文縱一步，馬上叫聲：「老匹夫，你休想活命了，吃本帥一刀。」量起赤銅刀，瞎綽的望程咬金頂樑上斬將下去。這咬金也來得作怪，呼地裡把馬一帶轉，口中只叫：「我命死矣！」

把手中大斧，用盡週身之力，在這口刀上噶啞噶啞這一抬，把個程咬金險些跌下雕鞍，馬多退後十數步，眼前火星直冒。蓋蘇文又要起刀來砍，程咬金把斧鉤住說：「呔！蓋元帥，休得莽撞，慢來慢來，我有話對你講。」蓋蘇文把刀停住，說：「你既來衝營，有什麼話對本帥講？」程咬金善為搗鬼，在上欠身，打一拱道：「元帥，請住雷霆之怒，暫息虎狼之威，容孤細細告稟。」蓋蘇文見程知節如此謙遜，只得在馬上亦對道：「老將軍既有話講，本帥洗耳恭聽。說得盈耳貫耳，本帥是當送你回城，若有一句不得盈耳，休怪本帥持強。」咬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不瞞元帥說，孤乃唐天子駕前一員開國功臣，名喚程咬金。將軍若說到當初少年時，我的本事頗頗有名，也曾乾過多少無天大事！曾在中原隋天子，分他一半江山，霸住瓦崗城，殺死隋朝大將數十餘員；更兼斷王槓、劫龍袍、反山東，老楊林尚不敢除剿，亂隋朝的頭兒就是我程老將軍為始。你東遼難道不聞得我的大名麼？」蓋蘇文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道你是那一個有名目的好本事，原來就是大唐朝的程老蠻子。本帥也聞說你是亂隋朝的頭兒，你倚仗少年這些本事，單人獨騎，來踹進營頭，藐視本帥麼？中原由你橫行天下，這裡就算你不著，今既衝我營盤，有本事早些放出來，不然本帥就要抓你驢頭下來了。」咬金也就冷笑道：「蓋元帥，孤家若是少年本事還在，那怕一個蓋蘇文，就是十個蓋蘇文，也不在我心上，何用善言見你？虧你為了東遼大將，將才也無一些，我邦若有心踹你營盤，比我很多老少英雄也盡有在城中，難道不會興兵，四門衝殺的，單差我年邁老將，獨一個來衝你帥營？你看前無開路一卒，後無跟從半人，鬚髮蒼白，年紀老邁，鞍轡上坐立不牢，又且善言求見。蓋元帥呵蓋元帥，難道我程老將軍是這般行徑，可是來踹你營盤的麼？」蓋蘇文道：「你既不來衝營，到此何干？」程咬金說：「孤奉陛下旨意，有一件緊急事情，要往黑風關去，奈因急促了些，不曾面見元帥，以借道路。今元帥既來究我，我剖心直言，以告明元帥，望元帥放我出營盤。」蓋蘇文暗想一回，呼呼冷笑道：「老蠻子，本帥心中也知道，那裡是什麼緊急事情，分明要往摩天嶺討救，勾引薛仁貴來退我兵馬，你哄那一個？」咬金說：「是否你原算一個英雄，心中明白，卻被你猜摸著了。我老將軍實不瞞你所講，我城中兵微將寡，今見元帥兵強馬壯，槍刀銳利，攻城緊急，所以朝廷命孤往摩天嶺討救，情願的抵死來營中走一遭，不道觸怒元帥虎威，攔住去路。若肯開一線之恩，放我出營討救，則孤深感帥爺厚恩矣。」蓋蘇文哈哈大笑道：「老蠻子，只怕你想差了。這叫做放虎歸山終有害，你既要討救，把不能夠載住你去路，豈肯輕易放你？本帥若開恩與你去討了救兵來，反手縛手，反害我命，此事皆孩童所乾，非大將軍所為也。老匹夫呵老匹夫，管叫你來時有路，去就無門。本帥今日一刀劈子馬下，也除了後患！」程咬金哈哈大笑道：「何如？我原說不出我之所料，蓋蘇文你縱有精通本事，非為大將，真乃廢人也！」蓋蘇文聽見此言，就問：「老蠻子，不出你口中所料什麼事來？」咬金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孤在城中與軍師門口打手掌來的。」蘇文道：「打什麼手掌？」

咬金道：「我那軍師保我摩天嶺討救，萬無一失。孤懼你本事高強，此行自知必死番營，所以不肯前來討救，屢次駕前辭脫，誰道軍師說蓋蘇文為了一國大元帥，通天本事，名揚流國山川七十二島，豪傑氣性，吃食吃硬，欺人欺強，只要幾句善言求懇，他自有寬洪大量，放你出營的。孤家就對軍師說，蓋蘇文枉為大將，在東遼決不比我朝中老將，多有仗義疏財大將軍，氣性柔弱暴強，素有忠義之心，以盡為人臣大節。他是個狼心狗肺奸滑刁人，雖為國家梁棟，到底倭君蠻將，怎曉人臣關節，只仗自己牛刀本事，妖術傷人，恃強吞弱，專欺善良，最懼高強。況薛仁貴驍勇，世上無雙，蓋蘇文屢次敗在他手，陣陣鞭傷，若聞薛仁貴三字，就把他魂魂提散，肯放鬆我出營，勾引仁貴來，自害自身？料想乘便先殺我程咬金，除了後患。今元帥果不肯放我，提刀要殺，果不出我口中所料。」那蓋蘇文聽了此番言語，心中大怒，叫一聲：「老匹夫，本帥為了國家大將，英雄性氣，人巨大節，豈可不知？汝邦軍師言語還可中聽，本帥就放你去討救來，退我兵也無翻悔。但你這老蠻子，口中不遜，罵著本帥，休想活命了。」咬金說：「我在城中就抵樁死的，我死你刀下，不過為國捐軀，但你為了國家良將，壞了一生英雄之名，卻被各國元帥恥笑，多說你懼怕薛仁貴利害，故把一員年老將軍殺死，何不措死了一個螻蟻？有本事把薛仁貴首級割得下，才為東遼元帥也。」蓋蘇文卻被咬金花言巧語，說得面上無光，厲聲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為一生大將，被你這老匹夫十分恥辱我無能，我就斬汝下馬與螻蟻無二。罷！眾將閃開一條大路，讓他去引了薛蠻子來，少不得一齊割他首級。」程咬金大喜說：「妙阿，才算你是個大將，我去了來，把頭割與你。」營中讓出大路，咬金催馬就走，出了營盤，來至一箭之地，心中放落驚慌，回頭一看，見蓋蘇文遠遠望我，就叫道：「你這青面鬼，不必看我，把頭候長些，三日內就來取你首級。」說了這一句，把膝蓋一催，往摩天嶺大路上去了。我且按下不表。

單提蓋蘇文退進帥營，悶悶不樂，忙傳軍令傳四門守將到帥營，有事相傳。這一令傳到四門，六員大將飛騎來至東城下馬，進往帥營說：「元帥在上，傳末將等有何軍令？」蘇文道：「諸位將軍，你等今番各要用心保守，今早城中有一將衝出我營，討救兵去了。這摩天嶺一支人馬，為首是招討元帥薛仁貴，其人本事高強，十分利害，他麾下偏正將官一個個能征慣戰，若唐兵一到，必有翻江倒海一場混戰，汝等小心緊守，不可粗心輕敵，損兵失志。」六將齊聲應道：「元帥將令，怎敢有違。末將等自當小心。」蘇文道：「各守汛地要緊，請回罷。」六將辭了元帥出營，跨上雕鞍，分頭各守城門去了。這數員將乃扶餘國張大王駕下，殿前十虎大將軍，力大無窮，驍勇不過。蓋蘇文故而借來守城。你道十位大將姓名名誰：

飛虎大將軍張格

玉虎大將軍陳應龍

雄虎大將軍鄂天定

威虎大將軍石臣

烈虎大將軍孫祐

螭虎大將軍樂光祖

龍虎大將軍俞紹先

越虎大將軍梅文

勇虎大將軍寧元

猛虎大將軍蒯德英

前四員保蓋蘇文守東城，故不必叮囑，後六員分守西、南、北三門，所以傳諭。

我且休表番營整備之事，單言程咬金不上一天，到了摩天嶺，竟大膽望上面走上來。但見寨門口旗幡飄帶上書大唐二字，心中歡悅。又見許多小軍保守，將近寨口，那些軍士嚷道：「阿呀，不好了！有奸細上山了，快打滾木下去。」程咬金聽見大喝道：

「誰是奸細，我魯國公有旨意在身，快報元帥得知，叫他快來接旨。」軍士們聽見，魂不附體。一面到上面去報元帥，一邊就開關放進程咬金，便說：「老千歲，帥爺屯兵在山峰上，隨小的上去。」

程咬金同了軍士上山峰，只見薛仁貴冠帶榮身，在殿背後閃出，曲躬接進。

一座小小銀殿，仁貴俯伏，程咬金開讀聖旨道：「聖旨已到，跪聽宣讀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今有東遼國番帥益苑文，統雄兵數十餘萬，戰將數百餘員，四門重重圍困，營盤堅固，守將高強，飛刀妖術傷人；更遭連珠火炮，四城攻打，晝夜不寧，城樓擊動，土震山搖。老少將無能衝殺，閉城緊守。奈番兵攻城緊急，使城中百姓慌亂，君臣朝暮不安致極。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寢，人不卸甲，馬不離鞍，人勞馬乏，越虎城危於繫卵，即日可破，軍民旦夕不保。故而朕今命著魯國公程知節，殺出番營，前來討救。小王兄可速急領兵，瑞退番營，以救寡人危難，功勞非小，就此欽哉！謝恩。」

「願我皇萬歲、萬歲、萬萬歲！」請過聖旨，香案供奉。仁貴叫道：「程老千歲，本帥見禮了。」咬金說：「不敢，元帥，孤也有一禮。」二人見禮已畢，坐下道：「本帥奉旨來取摩天嶺，不上二月有餘，那曉蓋蘇文又興兵困住城池，四門攻打，朝廷受驚，不必言之。老千歲這兩天在城中也覺辛苦了。」咬金說：「番兵火炮利害，攻城緊急，數日內原覺不安。前日聞元帥取了摩天嶺，番兵還未困城，只道你不久就回城繳旨，那曉困住在城五六天，竟無信息。為此朝廷命我前來討救，請問元帥在山上還有何事未了？所以耽擱住了。」仁貴道：「老千歲有所不知，本帥得了摩天嶺，就想回城。奈殿後寶石基專生烏金子最廣，所以我領眾弟兄，日日在後面，揀擇上好的充足十車，進獻朝廷，故而耽擱住了。」咬金這人生性好色貪財，聽見烏金甚廣，不覺大喜，忙問：「元帥，如今寶石基在於何處？領我後邊去看看。」仁貴起身，同了知節出殿，轉到後山，到寶石基所在，見諸位總兵在那裡忙忙碌碌的拾金子，他就欲心頓發，也去亂拾亂撿，往腰中亂藏，往懷內亂兜，現出舊時本相了。仁貴叫聲：「老千歲，且慢拾金子。本帥有言告稟。」咬金道：「什麼？說話請說便了。」仁貴道：「本帥欲兌完十車烏金，然後到城繳旨，誰想只選得六車，還有四車不曾裝載，如今越虎城事在危急，救兵如救火，本帥就要連夜點將，興兵速去，天明就要衝營的，望老千歲且守在此間，得空把上號烏金兌選，裝滿了四輪空車，湊成十車在山，待本帥退了番兵，奏知陛下，差將來取烏金，獻上朝廷，這本帥感戴老千歲深恩矣。」程咬金道：「元帥說那裡話來，臣之事君，人人如此，有什麼感戴。」薛仁貴連忙傳令殿中排宴，眾人多往殿上坐席飲酒。咬金上坐，仁貴側坐。酒飲至二更，安頓了程咬金，點一萬人馬，保守摩天嶺前後寨門，餘者多下嶺去，山腳下聽調。料理燈球亮子，一起箴臘高燒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偏正將裝束停當，齊下摩天嶺，在山腳下等候。大元帥全身披掛，來至山腳下，扎住帥營。

仁貴升帳，就點：「周文、周武！」二將答應一聲說：「元帥，有何將令？」

元帥說：「你二人帶正白旗人馬二萬，前往越虎城西門，離番營一箭之地，且紮營頭，聽東門放號炮，然後衝進營盤，遇將截住門戰，不得有違，去罷。」

周文、周武一聲：「得令！」接了令箭，帶領白旗人馬二萬竟往西城前進。

再講薛仁貴又傳將令，命姜興霸、李慶先往南城衝殺，也聽號炮，領兵踴營。

「得令！」二人接了令箭，帶正紅旗兵馬二萬，離了帥營，往南城進兵。我且慢表。再講仁貴又傳王心鶴、王新溪，帶領黑旗兵二萬，往越虎城北門進紮，聽號炮然後衝營。「得令！」二人接了令箭，出帥營帶領黑旗兵二萬，望北門前進。再講薛仁貴點將，按了三處城門，如今傳令拔寨起兵。三聲炮響，無帥上馬，前面周青、薛賢徒跨上雕鞍，各執兵刃，隨了元帥，帶領二萬繡旗兵馬，前後高張亮子，咬金送一里程途，方回摩天嶺安頓不表。

單說大元帥人馬，黑夜趕到三江越虎城了，元帥吩咐安營，埋鍋造飯，三軍飽餐已畢，扯起帳房，往東城而來。太陽東升，高有二丈，薛仁貴坐在馬上，望番營前一看，但見一派繡綠旗幡飄蕩，營前小番扣定弓箭，排開陣勢，長槍手密密層層布住。那番薛仁貴按按頭上盔，緊緊攀胸甲，吩咐開炮。

只聽「哄囉括喇括喇」，這一聲號炮不打緊，四門多知道了，也打點衝營不表。仁貴喝聲：「兄弟們，隨我來！大小三軍衝營頭哩。」把二膝一催，舞動一條方天戟，後面人馬齊聲吶喊，鑼鳴鼓響，叫殺上來。仁貴在前領頭，冒著亂箭，衝到營門首，挺戟亂刺，挑掉了幾名小番，左右攢箭手長槍手，也聞白袍將利害，一見魂不在身，大家棄弓撇槍，各自要命，多逃散了。仁貴一馬衝進番營，把座牛皮帳房挑倒，衝進第二座營頭，有偏正牙將、平章胡臘，持斧端刀，挺槍執戟，攔上前來，圍住仁貴，一場廝殺。但見明槍耀眼，劈斧無光，仁貴那裡放在心上，手中戟好比蛟龍一般，護住馬，遮住身，如執一條活龍在手，數般兵器，那裡近得仁貴之身，卻落得空被仁貴連搗三戟，挑翻了二員番將，縱出圈子，手起戟落，番將招架不定，損傷落馬不計其數，有幾員脫逃性命。薛仁貴踴到三座營盤，後面周青、薛賢徒量起兵刃，兩旁各衝殺番營，亂傷番兵，死者甚多。二萬多人馬混殺。番營炮聲不絕，喊殺連天。東門番營紛紛繞亂，蘇文在御營聽得外邊喧鬧，明知救兵到了，站起身來，叫四位將軍：「外面唐兵已到，料想仁貴必衝此地營盤，快些上馬，隨本帥前去迎敵，須當小心。他標下之將，皆本事高強，不可失利與他。」

四虎將答應：「不妨」。按下頭盔，繫緊攀胸甲，跨上雕鞍，各執器械，先出御營，奔殺過去了。蓋蘇文連忙提刀，搶出營去。這裡高建莊王與軍師雅裡貞，也上坐騎，立在營前。八員隨駕將軍，保護兩旁，張望元帥退唐兵。

或有失利，就好逃命，所以也坐馬在外。單言蓋蘇文五騎馬，衝出營前，劈頭就遇薛仁貴，便大叫一聲：「薛蠻子，你太覺眼裡無人，看得本帥平常了。」

你救護唐童，破人買賣，使本帥恨如切齒，今領兵圍繞四門，又被你領兵前來，與你勢不兩立。」正是：排成截海擒龍計，管取唐王入掌中。